

律
疏
補
書

續錄附卷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玄人周子良字元穌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
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吉遷里人寓居丹陽
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
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
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鄧五官
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
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

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
四面來繞已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
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暮歲爲姨寶光所
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
人未嘗見其倡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
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
入東本往餘姚乘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
江而潮來掣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
上東陽欲停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

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授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
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授山居乃出

就西阿別解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解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染
邪氣亟相感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
寃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
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
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
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
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
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
便密自成辦窻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
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
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
所住廨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
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
浴著諸淨衣與文幸基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
日昃後便起云時至矣卽束帶燒香往師經堂
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

住廨住屋唯有三
間住東一間西二

間亦安兩高坐
並有香火也

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

燒香出還住戶問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

語云我體亦小惡卽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卽
還汝可更來仍見鐙中溫半升酒子平馳還說
此姨母驚恠亟令走徃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
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
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
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
正巾須臾氣絕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狸豆
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
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礮塚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卽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
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溫鐺中猶如常酒氣
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

何所因託

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

師旣惋慨此事追恨

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庶覩遺記
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
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
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
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崎嶇鉤取拜請將還開

視卽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疏目錄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月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旣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咎矣

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係日月光次第相

連如法也

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

亦可

是焚不可顯出者也

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

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卽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

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

在所

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

于時住在西阿姨母廨中

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爲救治仍捨給爲道子

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

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鞞囊鞞囊

作龍頭足著兩頭烏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

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

髻

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

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

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譏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屨悉有所執一人挾坐
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
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
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
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
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
有光明草縷如荻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
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

在桼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

所住屋自西廂有兩

去堂屋止三間步廟子云大近後恐自逼堂

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

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卽所畫寢者頭背

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卽子平住也一

方五尺安窻下施書桼東向硯本在桼

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桼也

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

整衫未答

云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風帆不自解

仍問曰今

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

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

恒貪眠又簌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塢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

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

夏月裸身出戲

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廕

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授

郎善姓徐樂成縣人